

CLIO

AT

20

BEIDA

北大史学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论西周金文中的小臣及其职务演变 / 石安瑞 (Ondřej Škrabal)

闽南救火会与清末变革下的地方社会——以天安寺事件为个案的分析 / 徐文彬

复合群众运动中的宣传、行为及其结果——对于「黄逸峰事件」的个案分析 / 刘一皋

托勒密埃及神庙中的《亡灵书》 / 颜海英

荻生徂徠对理学的重构——以《读园随笔》为中心 / 杨际开

幕末日本武士的儒家经典解读——论吉田松阴的《讲孟余话》 / 唐利国

俄国连环保的废除及其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复兴 / 赵旭黎

试论德国共产党的抵抗斗争, 1933-1945 / 李维

英国与南非关于高级专员辖地之争评析, 1910-1961 / 李昕

森林转型理论、人类世和东南亚的森林, 1500-2000 / 彼得·布姆加德 (Peter Boomgaard)

论学与议政——从书信看孙应时与其师长的时代关怀 / 黄宽重

宋代书信的政治功用——以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为线索 / 平田茂树

金元之际的士人网络与讯息沟通——以《中州启札》内与吕逊的书信为中心 / 朱铭坚

米芾书札管窥——以书信文化和书法为主的考察 / 徐力恒

12世纪中国和西欧的书信文化——一个比较 / 熊雍 (Bernard Gowers) / 徐力恒

汉文外国史料编纂情况简述 / 耿引曾

「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兼谈神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 / 何顺果

元人王沂及其《伊滨集》小考 / 张晓慧

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焦灼与妥协——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与神话的义和团》读后 / 郭宝军

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早期史研究 / 迈克尔·W. 朱克曼教授访谈 / 魏涛

田余庆先生学术论著要目

袁良义先生学术论著要目

刘浦江教授学术论著要目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辑得到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资助，特此致谢

北大史学

CLIO AT 20 BEIDA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执行主编 张帆 包茂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史学 .20/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301-27958-8

I . ①北… II . ①北… III . ①史学—世界—文集 ②史评—世界—文集
IV . ①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2672 号

书 名	北大史学〈20〉 BEIDA SHIXUE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958-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7.75 印张 350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北大史学》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克垚 王小甫 王 希 王奇生 邓小南
牛大勇 叶文心(Wen-hsin Ye) 李剑鸣
李孝聪 何顺果 辛德勇 罗志田
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 杨天石 茅海建
荣新江 胡宝国 郭润涛 高 毅 阎步克
钱乘旦 桥本秀美 彭小瑜 董正华

执行主编

张 帆 包茂红

目 录

专题论文

论西周金文中小臣及其职务演变	石安瑞(Ondřej Škrabal)(1)
闽南救火会与清末变革下的地方社会	
——以天安寺事件为个案的分析	徐文彬(24)
复合群众运动中的宣传、行为及其结果	
——对于“黄逸峰事件”的个案分析	刘一皋(44)
托勒密埃及神庙中的《亡灵书》	颜海英(89)
获生徂徕对理学的重构——以《蕺园随笔》为中心	杨际开(106)
幕末日本武士的儒家经典解读	
——论吉田松阴的《讲孟余话》	唐利国(130)
俄国连环保的废除及其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复兴	赵旭黎(151)
试论德国共产党的抵抗斗争,1933—1945	李 维(167)
英国与南非关于高级专员辖地之争评析,1910—1961 ...	李 昕(182)
森林转型理论、人类世和东南亚的森林,1500—2000	
..... 彼得·布姆加德(Peter Boomgaard)(198)	

“宋金元时期士人的书信往来与讯息沟通”专辑

- 导言 朱铭坚 魏希德(Hilde De Weerd)(221)
- 论学与议政——从书信看孙应时与其师长的时代关怀 ... 黄宽重(224)
- 宋代书信的政治功用
- 以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为线索 平田茂树(252)
- 金元之际的士人网络与讯息沟通
- 以《中州启札》内与吕逊的书信为中心 朱铭坚(286)
- 米芾书札管窥——以书信文化和书法为主的考察 徐力恒(311)
- 12 世纪中国和西欧的书信文化——一个比较 熊 雍(Bernard Gowers) 徐力恒(328)

研究动态

- 汉文外国史料编纂情况简述 耿引曾(344)

读史札记

-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 兼谈神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 何顺果(354)
- 元人王沂及其《伊滨集》小考 张晓慧(364)

书 评

- 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焦灼与妥协
-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与神话的义和团》读后 郭宝军(369)

访 谈

反思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美国早期史研究：

迈克尔·W. 朱克曼教授访谈 魏 涛(380)

学者追思

田余庆先生学术论著要目 (402)

袁良义先生学术论著要目 (408)

刘浦江教授学术论著要目 (410)

摘 要 (419)

稿 约 (432)

论西周金文中的小臣及其职务演变

石安瑞(Ondřej Škrabal)

【内容提要】 商代时期小臣的地位和职务性质曾是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西周时期小臣的职位性质及其发展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深入关注。本文从研究方法讨论出发,先从“作器者非小臣”类青铜器铭文内容中重构西周时期小臣的基本职责范围,然后从“作器者为小臣”类铜器铭文中补充关于小臣职位归属的其他信息。小臣在王朝日常仪式中起了较重要的作用,除了实用性质以外,其职务亦显现一定的礼仪色彩,而其职务的基本特征可说是在掌握王朝仪注的同时,具备较强的射箭技术、战斗技能。小臣作为周王与贵族交流的中介,与卿士贵族交往频繁,有时也为高级贵族服务。西周中期以后,随着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小臣被纳入周王家政体系,其基本职责范围似未变,但与周王的关系在管理结构上发生一定的疏离。同时崛起的王家管理体系中的其他官员代替小臣担任较有威望的任务,而小臣的职责开始有分化现象,出现“大室小臣”“内小臣”这类职称。这与《周礼》对小臣的职能描述相比,可见明显的差别;同时,了解西周时期小臣职

务的特征,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商代小臣的职能。

现有史料中,“小臣”这个称号最早出现于商代后期的甲骨刻辞。武丁时期以降,商王多次通过占卜确认关乎小臣行动的细节,可见小臣所执行的任务有时对王朝还是相当重要的。商代小臣的职位性质已为许多学者所讨论。^①学者一般认为,小臣是活动在王朝的地位较高的职官。此外,有学者指出,许多小臣的氏名与地方名称相同,认为部分小臣可能来自多方,^②甚至为某地的军事首领,^③或为商王朝守边。^④卜辞中称“方”者与“小臣”同名的确有多例,^⑤但能否将他们视为方国的代表或军事首领似还可讨论。关于小臣这个称号的使用,可知是商王朝对他们的称谓(殷墟甲骨刻辞该是由中心的视角编写的),因此可以确定的是,许多定居离殷墟或近或远的氏族成员均被中心称作“小臣”。然而这个称号的含义和使用规律,以及其是不是所有氏族成

-
- ① 讨论商代“小臣”的著作不可胜数。最早的似是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下,上海:东方学会,1927年,叶63b—64a“有小臣”条。张亚初、高明、汪宁生等学者对商代时期小臣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论著是王进峰:《殷商时期的小臣》,《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第35—53页。
- ② 陈梦家称之为“多方小臣”,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05页。
- ③ 见高去寻:《小臣兹石簋的残片与铭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57年,第598—602页;王进峰:《卜辞排谱与相关小臣某的族氏与身份》,《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第59页;王进峰:《殷商时期的小臣》,第44—46页。
- ④ 韩江苏:《商代边境的“小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109—111页。
- ⑤ 如鬼方与小臣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3年[以下简称《合集》]第5577条),𠄎方与小臣𠄎(《合集》27889),𠄎方与小臣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以下简称《集成》]第2653条),兹方与小臣兹(《集成》5378—5379),虎方与小臣虎(《合集》27887)等。

员自己所认同的称号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① 依《逸周书·世俘解》看,小臣可能与商代的侯有密切的关系。^② 最近的研究表明,商代的侯应视为由商王任命的在边域服役的军事长官;^③ 卜辞中的小臣也多依从商王的命令,亦有不少关于小臣参与军事的记载,有的小臣有很高的军事权力,^④ 小臣可能也为这种军事机制的组成成分之一。但这种军事机制的结构与运行,这类小臣与活动在王朝的小臣的关系以及他们任务的具体性质,也有待深入研究。^⑤ 迄今为止,商代晚期青铜器中有 7 件为小臣所作的,^⑥ 其中 5 件是为纪念商王对小臣的赏赐。考古发掘出土多件刻有“小臣”字样的商代玉器、石器和骨器等文物也

- ① 对于青铜器而言,问题取决于铜器铭文措辞反映的是作器者的视角,还是政治中心的视角(铜器或是在官方作坊铸造的)。考古发掘出土许多载“小臣”字样的玉器、石器、骨器,但这反映的是被称为小臣的人自己的视角,还是王朝视角(文字可能是王朝工匠所记录或镌刻的),尚需要进一步探究。
- ② 《逸周书·世俘解》云:“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456—458 页。这里被捕的是商代艾(佚)侯的小臣,或艾(佚)侯和小臣,可见小臣亦参与军事,而且其数量较大。李学勤甚至将小臣咎(《集成》2653、《合集》36421)与箕侯咎(《合集》36525)视为同一个人。见氏著:《小臣缶方鼎与箕子》,《殷都学刊》1985 年第 2 期,第 1—5 页。
- ③ 朱凤瀚:《殷墟卜辞中“侯”的身份补证——兼论“侯”、“伯”之异同》,李宗焜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 4 辑,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 年,第 1—36 页。
- ④ 朱凤瀚:《新见商金文考释(二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 6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35 页。
- ⑤ 王进峰将商代小臣分为内服和外服小臣,认为外服小臣有时是由内服小臣选拔的,是商朝控制方国的手段之一。见氏著:《殷商时期的小臣》,第 51—53 页。
- ⑥ 小臣咎方鼎(《集成》2653)、小臣儿卣(《集成》5351)、小臣丰卣(《集成》5352)、小臣兹卣(《集成》5378—5379)、小臣觶犀尊(《集成》5990)、小臣邑卣(《集成》9249)、小臣簠簋(见钟柏生等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 年,第 962 条。以下引用该书,简称《新收》)。按:小臣簠簋因出土于山西天马—曲村遗址西周中期墓 M6384,《新收》将其年代定在西周早期。不过发掘报告谓此器由“商代铜甗改制而成的”,可见此器为商晚期器。见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34、497 页。

表明,商代小臣的地位甚高。^①

相对而言,关于西周时期小臣的材料基本上限于青铜器铭文,其数量虽然大大超过了商代小臣的铜器铭文,但从其内容可以确定,西周时期小臣所执行任务的重要性不如商代的小臣,其地位也似乎没有商代小臣那么高。^②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目前仅见两篇较系统性地研究西周时期小臣的文章,即白川静《小臣考》一文的后半以及张亚初和刘雨所著《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中的“小臣”条。^③ 通过甲骨、金文资料分析,白川静认为西周金文小臣是商王族后裔的称号;刘雨、张亚初则得出西周时期并存地位高与低两种小臣的结论。笔者认为两说皆有商榷的余地,因此试图先讨论小臣在周王朝职务的性质,然后追踪关于小臣的铜器从西周下半叶消失的原因,探讨这些原因与他们职务性质发展的关系,以就正于方家。

一 关于小臣身份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

目前已知提到小臣的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有 25 篇。其中个别铭

① 参考王蕴智:《中原出土商代玉石文及其释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 年第 4 期,第 42—50 页。陕西梁带村芮国墓地 M26 出土了小臣玉戚,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 M26 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1 期,第 9、16 页;刘钊:《谈新公布的牛距骨刻辞》,《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 年第 7 期,第 38—47 页。最近公布的陶觥铭文提到商王向小臣赐予“百工”,说明小臣有规模较大的家族经济,见朱凤瀚:《新见商金文考释(二篇)》,第 132—142 页。

② 商周两代小臣所作铜器形制上的差异本身已证明这一点。

③ 白川静:《小臣考——殷代奴隶制社会说の一问题》,《立命馆文学》116—117 号,1955 年,收入《白川静著作集》卷四《甲骨文と殷史》,东京:平凡社,2000 年,第 537—564 页;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3—45 页。

文以小臣为作器者的谦称,此用法已见于《尚书·召诰》。^① 其余铭文当中,有10篇可以确定是铸于小臣本人所拥有的青铜器上。这些铜器按照铸造年代排比之后,可知其中9件是西周早期至中期偏早的器物,只有1件能排到西周中晚期之际。遗憾的是,西周小臣的铜器没有一件是通过正规考古发掘出土的,因此我们重构小臣的身份只能依靠铭文资料。

现有金文资料中,小臣从来不参加册命仪式。对于某种职位的研究而言,册命铭文内容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信息有两种,一是某人被任命担当某种职位(“令汝作某”);二是阐释具体的职责,如“司王家”等(《集成》4340)。这些信息是重构这些职位职责范围的基本资料,而且这个资料也比较可靠。但要重构小臣的职务性质,我们就缺乏这类基本资料。西周金文资料中未见关于某人被任命为小臣的记载,亦未见其具体的职位描述。当然,若推测小臣这一职位不是行政性质的,而是服务性质的,这个现象就可以理解。小臣所作铜器铭文中所能看到的只是关于小臣执行临时的、一次性的任务的记载。但关于这些临时任务的记载之所以被铭于青铜器上,是因为这些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与日常任务不同,难度较高,所以才能得到周王或高级贵族的奖励。问题在于,这些任务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小臣这一职位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职责范围。周王在下命令时所受的约束似乎不是很大,因而他对小臣的命令很可能会超出小臣的基本职责范围。此外,关于一次性、临

① 《尚书·召诰》记载召公之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见《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判断金文中的“小臣”为谦称还是职称是研究西周小臣的一个难题,目前尚未见到一个很好的区分标准。本文暂且提出两个原则:第一,“小臣”之后不加其名者,本文视为谦称(如《集成》2032、2678、4042—4043、5268、5870、6468等);第二,铭文内容远离王朝官方事务或显现较强家族色彩的例子,笔者认为亦存在小臣为谦称的可能性,如《集成》2851、4201等(同样不能排除小臣为某贵族的家臣。关于小臣宅簋(《集成》4201)的讨论见下文)。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不能确切地判断小臣为谦称还是职称的金文资料,本文均不纳入分析和讨论的范围。此外,小臣辰父辛尊铭文(《集成》5835)中的“小臣𠄎辰”可能是一个复合氏名。

时任务的记载,从其本质来看,难免显现较大的偶然性,作为史料,其代表性不大。因此,本文所主张的研究方法是,将提到小臣的铭文分为两类,一是小臣非作器者,二是小臣为作器者。先从第一类铭文勾勒出小臣职务的基本性质和职责范围,然后将第二类铭文的个别信息投入到所勾勒出来的背景当中,进一步讨论小臣职位的性质和地位及其发展。^①

二 小臣的基本职责范围

如上所述,小臣的职责范围必从“小臣非作器者”类青铜器铭文说起。1993年河南省平顶山市应国墓地242号墓出土西周早期偏晚的柞伯簋,其铭文(《新收》76)云:^②

隹(唯)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

才(在)周。王令南官逯(率)王多

① 这里还得说明一个研究小臣身份的关键问题,即小臣是否有晋升的可能,这个问题对研究西周时期的社会流动性比较重要。现有材料中,有两个小臣与其他铜器作器者同名的例子:小臣静与静方鼎、静卣和静簋的作器者同名,小臣逋与逋孟(铭文见《集成》10321)的作器者同名。关于静和小臣静的关系详见下文。五祀卫鼎铭文(《集成》2832)中有“司土邑人逋”,卫盂铭文(《集成》9456)中有“𠄎逋”,马承源认为小臣逋与上述逋孟等三篇铭文中的“逋”是同一个人,见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28—129页。根据器形,这些器物都是西周中期器,但小臣逋鼎偏早,卫器一般定在共王时期,逋孟则稍晚。除了这些人物同名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让我们确切判断这些器物的作器者确实是同一个人。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现象较普遍,仅仅根据作器者同名将两件或几件铜器联系起来,未必可靠。参见韩巍:《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现象及其对断代研究的影响》,《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第113—116页;张懋镕:《试论西周金文中同名人物的区分》,《古文字研究》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1—255页。考虑这些人的不同身份和职位,笔者认为小臣逋与其他名逋的人无关。

② 器形见王龙正、姜涛、袁俊杰:《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文物》1998年第9期,第54页图一及封底。此器藏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士，师魯父逯(率)小臣。王徻(迟)
赤金十反(钣)。王曰：“小子、小臣，
敬又(有)又(贤)获则取。”柞白(伯)十
倂(称)弓，无灋(废)矢，王则畀柞
白(伯)赤金十反(钣)……

王在周进行隆重的射箭典礼，命令南宫率领王多士，又命令师魯父率领小臣。多士不指具体的职位，而是对王朝卿士的综合称呼。^①王悬赏十钣赤铜作为优胜者的奖品，对多士(王称之为“小子”)与小臣说：“谁恭敬而又射中最多次数，谁就拿到赤金。”^②柞伯十次举弓，一枝箭矢也没有脱靶，于是王奖给他十钣赤金等物品。《仪礼·大射》云：“射者非其侯，中之不获！卑者与尊者为耦，不异侯！”^③谓射礼期间卑者与尊者为对手。而铭文中卿士贵族与小臣相与竞射，不知是否接近礼书的原则。师魯父之率领小臣，有可能不仅是射礼期间才当作小臣的领袖，也许管理小臣亦为他的职责之一。由此铭文可见：一、“小臣”这个名称代表的是具体社会群体，不只是谦称。二、同时担任小臣之职的人不止一个，小臣有一定的人数。三、小臣参与王朝重要礼仪之一，其职务显现一定的礼仪色彩(即不仅有实用性质)。四、射礼期间由“师”级别的人率领(但此铭这种情况也可能属于偶然)。五、小臣有使用兵器的权利，而且使用得比较熟练。

① 从下文可见“多士”中有“小子”，可知是一种泛称。参考《诗经·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郑玄注：“济济之众士，皆执行文王之德。”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3页。又《诗经·商颂·泮水》：“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郑玄注：“多士，谓虎臣及如皋陶之属。”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12页。这里的多士是总称，看来有军事色彩。“小子”则应是周王对其小宗成员的称呼，这与铭文中“柞”应即周公后裔的“柞”氏是相吻合的。

② 笔者对此铭的理解多从陈剑：《柞伯簋铭补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第50—51页。

③ 《仪礼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034页。

柞伯簋铭文可以与穆王时期的静簋铭文(《集成》4273)联系起来:^①

佳(唯)六月初吉,王才(在)莽京。丁卯,
王令静鬲(司)射学宫,小子累服、
累小臣、累尸(夷)仆学射。零八月
初吉庚寅,王以吴弟、吕覃(犗),卿(会)
斂、兹(芳)白(师)邦周(君)射于大池。静学(教)
无舛(愆),王易(锡)静鞞(璲)。……

周王命令静这个人去管理“射学宫”,大致是专门练习射箭的地点。静很可能也是静卣和静方鼎的作器者,^②这样看来他是一个有丰富军事经验的人物。小子或释为官名,^③但若与柞伯簋铭文联系起来,也不能排除在这里的“小子”指周人中年轻贵族的可能。服、小臣和夷仆是职称,虽然大概没有贵族身份,他们却在专门机构中由有经验的专家领导,进行射箭训练。而且从静簋铭文下半内容来看,服、仆和小臣三种侍者均与射礼有一定的关系。

小臣通过训练所获得的射箭技能,不单在王朝仪式中使用。在需要的情况下,小臣也参与战争。如两件小臣谿簋的铭文(《集成》

① 藏美国华盛顿萨克勒美术馆。器形见杰西卡·罗森:《亚瑟·M.萨克勒收藏西周青铜礼器》(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 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of Art, and Cambridge, Mass.: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1990),第424页。

② 静卣铭文见《集成》5408,静方鼎铭文见《新收》1795。有学者认为这个静与小臣静卣(铭文见《新收》1960)的作器者是同一个人,对这个情况提出两种解释:第一,小臣静的“小臣”不是职称而是谦称;第二,小臣静被晋升。按小臣静卣铭文记载静“即事”,可知协助周王是在静的职责范围之内,完全合乎西周小臣的职位性质,而这与静簋、静卣作器者的职责不同。静方鼎与小臣静卣都是给“父丁”作的器,但日名“丁”的使用很普遍,“丁”是第二个最流行的日名,其使用频率达到五分之一左右,见朱凤瀚:《金文日名统计与商代晚期商人日名制》,《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第72页。因此笔者以小臣为职称,认为静方鼎与小臣静卣的情况属异人同名现象。至于晋升的可能,似还需要其他材料证明。

③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第46页。

4238—4239)记载作器者从伯懋父伐东夷,因而得到赞扬和赏赐。^①显然,小臣不仅参与战争,而且能够获得战功并得到高级贵族的嘉勉。

大致穆王时期的典尊铭文(《新收》1608),记载小臣丰奉命对典这个人进行赏赐:^②

丁卯,□令小臣丰

易(锡)典弼(弼),用乍(作)尊(尊)。

因缺字,不知是谁令小臣丰给予典赏赐。李学勤指出,“考虑位置的大小,以王的可能性最大”。^③李先生还指出,考虑此尊的形制,这件立兔形尊可能与射事有关。^④如果下令的人的确是周王,小臣充当王与贵族交流的中介,而且又参与射箭场合,亦可联想到静簋和柞伯簋铭文的内容。

小臣与兵戎较密切的关系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晋侯苏编钟铭文(《新收》870—885)^⑤记载周王与晋侯苏伐鄆城,王“命晋侯苏率大室小臣、车仆从逋逐之”,即追逐从鄆城逃亡的夷人,结果“晋侯折百首又一十,执嚭(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嚭(讯)六十夫”。需要说明的是,此铭中逃亡的夷人应该是未携带太多兵器的鄆城平民,不是实力强劲的对手。但从杀戮人数来看,攻方的战士(包括小臣)应具有相对丰富的战斗经验。“晋侯折百首又一十”未必是晋侯个人所为,而很可能是指晋侯自己的军队所为,因此看来小臣和车仆

① 此器现存两件,均器盖同铭,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器形见张光远:《周初征伐东夷战史——小臣諫簋介绍(上)、(下)》,《故宫文物月刊》1984年第1卷第10期,第132—136页;第11期,第70—75页。与此相关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小臣宅簋铭文(《集成》4201),详见下文。

② 此器现藏保利艺术博物馆。器形见李学勤:《立兔形典尊》,保利艺术博物馆编:《保利藏金(续)》,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44—145页。

③ 李学勤:《立兔形典尊》,同上书,第145页。

④ 同上书,第145—146页。

⑤ 编钟现藏上海博物馆。器形见马承源:《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1996年,第1—17页。编钟盗出自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M8,墓中只留下了两件小钟,其余14件出现在香港古玩肆,由上海博物馆购回。

的人数不低。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周礼·夏官司马》谓：“小臣，上士四人。”《周礼·春官宗伯》又谓“车仆，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① 据此，小臣和车仆本身共计 10 人，加上车仆的下属则共计 36 人。此数当然只能供参考。

传世文献证明，大室（太室）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建筑，如《尚书·洛诰》云：“王入太室裸。”伪孔传曰：“太室，清庙。”孔颖达疏曰：“太室，室之大者，故为清庙。庙有五室，中央曰太室。”^② 从金文文例看，至少西周中期以来，大室也是某宫中举行行政仪式的场所，不完全属于周王家政的管理范围，而与国家管理体系有关。“小臣”之前加“大室”这个限定语，主要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小臣职位出现一定的部门化，除了大室小臣以外，王朝还有其他种类的小臣；第二，是为了将周王的小臣与晋侯自己的小臣加以区分。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解释。

除射箭、战斗技能较好之外，小臣一职的其他基本特点还能从厉王时期的𠄎比盨铭文（《集成》4466）得到补充认识。铭文中的“王”字不清楚，但按照金文惯例释“王”应不误：^③

隹（唯）王廿又五年，七月既望□□，[王]才（在）
永师田宫，令小臣成友逆里□，
内史无戣、大史禘，曰：章（赏）毕（厥）鬯夫
吁𠄎比田……

与晋侯苏编钟铭文同，小臣随从周王出行，周王在永地的师田宫命令小臣成友去接待到达师田宫的人。这里小臣有类似于引座或迎宾员的职责，可见小臣在日常仪式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礼记·丧大记》郑玄注云：“小臣，君之近臣也。”^④ 金文资料中的

① 《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756 页；车仆的职责见第 825—826 页。

② 《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17 页。

③ 此器藏故宫博物院，器形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第 206 页。按：此器铭中的师田宫与小臣传簋铭文中的师田父应没有任何关系。

④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572 页。